

第四十回 萬青被擒解杭州 飛鵬甘露逢舊友

話說馬傑，見連傷左右中軍，心中大怒，將紅旗一連三展，眾軍吶喊，滿江盡是戰船，圍裹上來。個個手執烏槍，各用火索極粗。原來馬傑用的五色旗號，先前用的是杏黃旗，令將對陣；此刻用的大紅旗，乃是火攻。便慌得那鎮江府丹徒縣連連稟道：“大人，此乃花太師要緊人犯，今用火攻，倘若傷了他的性命，那時花太師見罪，不當穩便。必須擒捉活的，解去浙省，聽都堂發落。或者解京，或者梟首，也是大人威風。”馬傑聽了此言，口稱年兄言之有理，忙把大紅旗擺了又擺，忽聽金鑼一響，那些戰船上的兵丁，收了烏槍趁著風帆，四散了去，不一時江中靜悄悄，並無船隻。

忽然金山上面一聲炮響，三軍齊齊吶喊，馬傑換了一面皂旗，在手展了一展。那擺船的兩個水鬼，口中叫道：“你竟是劫法場的人麼？如今大老爺要拿你，若拿了豈不連累我們船家也是死，不如我們先自投江死了罷，到還乾淨。”說畢先自向江中一跳，常大爺大驚，船上無人掌舵搖櫓，橫飄江心，隨風逐浪，東轉西彎。常大爺是陸地上英雄，那知水面之事，一時難得到岸。那個水鬼奉了總兵的將令，跳在水裏，腰間取出斧頭、鑿子，將船底連鑿了八九個大洞。錢小姐坐在艙中叫道：“恩公不好了！船中漏了，滿船都是水了！”常大爺進艙中一看，錢小姐到坐在水裏，連忙將小姐扯起坐在上邊。祇見那水灌入船中，小姐坐在篾梁篷上，兩祇金蓮仍在水裏。小姐哭道：“奴好苦也。”叫道：“恩公，怎生是好？”常大爺見小姐哭將起來，沒有主意，仰天大叫道：“這是天絕我也，英雄無用武之地！”將朴刀向江中一拋，“非是做好漢有始無終，此時卻不能顧你了。”將身一跳，下了長江，那知江底下早有羅網，有多少水鬼在下等候。見他跳下，將網一收，打在網內。

馬傑把白旗一展，祇見滿江戰船如飛而至，將網扯起，繩捆索綁，綁做一團。復又把小姐鎖了，忽聽金山上，雙吹雙打，得勝下山回營。三聲大炮下了戰船，不一時到了江岸，又是三炮進府。常大爺、小姐被兵丁扛抬，團團兵馬護押，向總兵衙門而來。

又聽三咚大炮，兩邊吹打開門，馬傑陸堂，吩咐將那劫法場的賊推來，外面一聲吆喝，犯人進內，將常公爺推推擁擁，來到大堂，背剪牢拴，立而不跪。馬傑大喝道：“好大膽的強人，今已被捉，見了本鎮尚敢立而不跪！”常公爺罵道：“狗匹夫！你的詭計，水中擒俺，怎奈俺英雄無用武之地，誤被汝擒來，要殺就殺，要剮就剮，跪你這匹夫何用？”馬傑聽了大怒，把驚堂一拍，吩咐兩邊拿杠子，與我打這廝的狗腿。兩邊一聲答應，取了杠子，認定常公爺的腿上，打了五、七杠子，一時打倒，睡在地下，倒地不跪。馬傑問道：“你叫甚麼名字？”常公爺道：“爺爺叫做張大膽。”馬傑道：“胡說！到底叫甚麼名字？”常公爺道：“爺爺叫張大膽，難道你這狗匹夫是個犢子麼？”馬傑又問道：“你這狗才！為何劫起法場來？把相府人犯劫了，一路殺死無數官兵，意欲逃走，快快招來！”常公爺大叫道：“莫說那些狗卒，連你這老匹夫，撞在爺爺手裏，都莫想得活！”馬傑大怒，吩咐把這惡賊夾起來，三繩收足，問道：“還是招不招？”常公爺道：“你這千刀萬剮的匹夫！叫老爺招甚麼？”罵不絕口。吩咐打邊杠，常大爺越罵你。你那裏打得狠，他這裏罵得狠，並無半句口供。

馬傑無奈，吩咐抬過一邊，帶錢氏上來。假小姐來至丹墀跪下，馬傑問道：“劫法場的賊子叫甚麼名字，你與他是何親眷？將你劫了，帶往何處？從實招來！”假小姐稟道：“犯女綁在法場，引頸受戮，不知那裏來了這位好漢，將犯女救了，行到半路犯女纔知道劫了法場。問他姓名，他說叫做張大膽，並非親眷。犯女便問他帶往何處去？他說帶往山東地方去。”馬傑聽了口供，與張大膽一樣。吩咐鬆刑，鬆了手扭腳鐐，帶去收監，連夜做起文書，點了兵丁解差，即送杭州不表。

話分兩頭，再言湯彪自從那日別了馮旭，同常萬青登舟到了嚴州府分路，他卻帶了家人回金華府，拜見母親，又與妹子見過禮，將父親任所之事，細細稟告一番，住了幾天，擇日祭祖。忽有湯公書信回來，叫湯彪星速趕來。任所有公幹，祇得辭別母親、妹子竟奔金陵而來。卻沒有工夫到馮旭家中去，亦不知馮旭家中遭此大變。到得金陵地方住了個月，又打發他回去。

來到京口西門外，住船上岸買些柴米。湯彪走上船頭觀看，祇見埠頭船行門口，有許多人觀看，擁擠不開，不知為著何事。湯彪上岸也擠在裏面觀看，走到船行門口，抬起頭來心中大驚，見那大漢腳鐐手扭，盤腳坐在櫃上，分明是常大哥的模樣。又見一個輕年女子，坐在凳上，也帶著刑具。常公爺忽然回頭來，見湯彪好生沒趣，慌忙把頭低下。

原來馬傑將他們解送杭州，今在這埠頭向行主要船。湯彪會意，轉過身子就走，見個老者，拱拱手問道：“老丈，借問一聲，那個大漢與這個輕年女子，犯的何罪？為甚麼許多兵丁圍住？”老者道：“他在杭州劫了法場，殺死無數官兵，來到鎮江，被總兵大老爺拿住，仍要解往杭州去，來此尋埠頭要船動身。”湯彪聽了，喫了一驚，別過老丈回到船中，心裏想道：怎生能夠救得常大哥纔好！隨即吩咐家丁，尋了寓所，安放行李，左思右想，沒個計策。

家人去尋寓所不表。自己步行到甘露寺，上了嚴子陵的釣魚臺坐下，思前想後，沒有計策。正在躊躇之間，忽見山下來了一個人，威風凜凜，身高丈二，膀闊三挺，頭帶將巾，身穿玄緞箭衣，腰束一條五色鸞帶，足登一雙朝靴，面如瓦獸，兩道滾眉，步上臺來，大叫道：“好一派江景也！某家數載未到此處，今日又來，復觀江景。”說畢哈哈大笑。湯彪看見有人上臺，即忙起身下去。二人打個照面，有些面善，一時想不起來。那人抬頭一看，大叫道：“原來是湯公子，為何獨自在此？”湯彪道：“小弟見你有些面善，不知在那裏會過兄長？”那人大笑道：“公子難道就不認得某家了？”湯彪道：“請教兄長尊姓大名？那方人氏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某家就是……”那人住了口。

不知那人說出甚麼姓名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